



北京 酒館

刘亚玲 著

作家出版社

北京 酒館

刘亚玲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酒馆 / 刘亚玲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212-0003-4

I. ①北…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4973 号

北京酒馆

作 者: 刘亚玲

责任编辑: 罗静文

装帧设计: 意匠文化·丁奔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9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003-4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

小药王庙后身的小酒馆里常聚着一伙喝酒的人，这些喝酒的人都是远近闻名的酒星。

小药王庙早已不是一座庙了，作为一座木材仓库，昔日的古庙里堆放着许多木材，院子里也堆放着许多木材。临街的山门依旧，只是十分破败，上了一把大锁，锁上落满了灰尘。木材运进运出只走后门。后门也常常锁着。因此，小药王庙很安静。每天，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西边落下，总不忘将霞光夕照涂抹在小药王庙斑驳的墙壁上。有时，黄发碧眼的老外由街上走过，猛地看见两棵高大葱翠的古槐，夹着朱漆剥落的古门，就要停下来，意味深长地审视一番，然后弯下腰，拍几张照片留念。

小酒馆和小药王庙只隔着一条土路。小酒馆是座老房子，灰砖灰瓦。夏天长一屋顶青草，足有一米高；冬天则是一屋顶枯草，在寒风里摇曳。如果你能闭目静想一会儿，你会觉得这座老房子挺像一位面目慈祥的老人。

屋里很阴。因为有高大的小药王庙挡着，阳光就只能别别扭扭地投进屋里，感觉挺费劲。灰砖地面因此就很潮湿。墙根绕着圈儿印湿了一条。逢一连几天阴雨不晴，地面就生出一片

一片的青苔，砖缝里还会冒出草尖，墙角也会冒出蘑菇。有的蘑菇竟能蹿起一尺来高。可蘑菇头却从未打开过，长不成一把伞，只像一个杵。屋里很阴，夏天就很舒服。酒星们在此喝二锅头，也不用敞胸脯，也不用摇蒲扇。

大概是屋子太老的缘故，屋里的老鼠也一个个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常伏在地上安详地望着酒星们饮酒，模样像阳光下贪睡的老猫。

这屋里老鼠虽大虽多，却不闹，因此小酒馆也不在墙角下耗子药。竟至有一回，有个游方的和尚路过小酒馆，见一只大老鼠张着圆圆的耳朵，蹲在门槛上静静地望着他，和尚觉出老鼠目光和善，就不由得迈进门槛看了看人，又迈出门槛绕着屋子看了看，临了，笑咪咪地说，老鼠也好，人也好，屋子也好。说完就一摇一摇地走了。背影也仿佛是笑咪咪的。

众酒星虽不拿和尚的话当真，但由此对屋里的老鼠更没了敌意，老鼠与人相处得也更加和睦。酒星们或有兴致，也带半个馒头扔墙角，大老鼠就不慌不忙地围上去美餐一顿，彼此也很谦让。有生客进来，惊的不是大老鼠，是生客。生客见熟客态度那么安详，也就见怪不怪了，边看着大老鼠，边喝他们的酒。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酒星都能与老鼠和睦相处，傻李子就看见过王老爷子躲在一个犄角旮旯里，像烤羊肉串那样烤着一只大老鼠。傻李子起先以为铁条上串的是一只鸟，当看见老鼠的两个大耳朵和那条长长的尾巴时，傻李子吓坏了。那可是个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大晚上。接着，他又亲眼目睹了王老爷子转着圈儿在老鼠身上撒了细盐，然后就喝着酒，津津有味地吃起了老鼠。傻李子恶心得赶紧溜走了。从此，他看着王老爷子

就不敢看老鼠；看着老鼠就不敢看王老爷子。他常常想，王叔怎这样啊。傻李子觉得这是一件很恶心的事，就没敢向别人提起。

除此之外，小酒馆还有一件很神秘的事情，不仅傻李子不知道，就连所有的酒星都不知道，那就是小酒馆的经理小于子藏有一副藏獒的骨架。那是一副十分完整的骨架，甚至连脚指头的每个骨节都不少。这副骨架就悄悄藏在小酒馆的里屋。

里屋的门对着柜台。里屋有一张床。床头藏在门背后。床是三条长凳支起的一块铺板。床头放着铺盖卷，被子褥子枕头一应俱全。中午吃完饭，小于子就关上门，拉开铺盖卷，脱得干干净净，抓紧时间睡一小会儿。起来，再把铺盖卷好，把苦铺盖的那块白布抚平。背着身子，就显出小于子身材的特点了。小于子长着一个女人的屁股，肥嘟嘟的，对他矮胖的身材来说，那个屁股像葫芦的大肚子。但这个屁股并不累赘，并不影响他腾挪跳跃。摔跤时，屁股扭来扭去，始终和整个身子配合得十分协调。小于子十岁入师学徒，撂得一手好跤，却不张扬，因此小酒馆很少有人知道小于子还有这两下子，更没人知道那只绿木箱里放的是什么。

绿木箱迎门放在两条长凳上，上面也苫着一块白布。有意思的是，箱子上放着一把陈旧的土瓮，瓮里插着荷叶莲蓬。荷叶莲蓬早已风干，颜色焦黄，和土瓮的颜色合为一体。风干的荷叶莲蓬诱发出人的一种敏锐感觉，让你觉得它隐隐约约发着脆响，细密的纤维一天天在断裂。

有一回，小宋和黑子背着手在土瓮前立了半天，望着干枯的荷叶莲蓬也琢磨了半天，因为有一股味若隐若现地钻进了他

俩的鼻孔。也不知是箱子里散出来的霉味，还是屋子里的霉味，还是荷叶莲蓬的霉味。因为荷叶莲蓬上也有斑斑点点的霉迹。霉已风干，外围金黄金黄的，中间是一点碧绿，很好看。

俩人始终没有把手从屁股后面松开，因为里屋还有一张三屉桌。桌上铺着白布，压着玻璃板。小于子算账点钱时就关上们，独自在屋里待很长时间。也许钱都锁在箱子里，也许钱都锁在抽屉里。反正许多白布，还有许多钱，把里屋的空气营造得很紧张。

傻李子和小吴也背着手在土瓮前立过，也吸着鼻子闻过那股神秘的味道。那一次俩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闭着嘴巴，声带猛烈地震动着，再加上鼻孔发出的气流，那片离得最近的叶子竟微微动了起来，把这俩逗坏了。古师傅说，你们还少进那屋。王老爷子也提醒说，人摆那么些干叶子干吗？那是报警器。土造的。

里屋那股奇怪的气味其实就是从箱子里冒出来的。箱子里放着藏獒的骨架。

两年前，一个藏族姑娘牵着一只藏獒在北京街头溜达，始终没碰见一个真正的买主，藏獒却不知怎么一下就死掉了。那只黑漆漆的藏獒有小牛犊那么大，配在盛装的藏族姑娘身边就是一幅画，吸引过不少行人驻足围观。

小于子最终只花了很少钱就买下了藏獒的全副骨架。肉扔了，皮归了藏族姑娘。小于子又花了将近半年时间才完成这件动物骨架标本。他把每节骨头里都灌了铅，用铁丝连接，因此能拆能合，观赏收藏都十分方便。整副骨架光滑无比，像化石一样明亮。

引起小于子这些奇思妙想的是自然博物馆的恐龙化石。那次，小于子和媳妇带着儿子站在巨大无比的恐龙化石面前翘首仰视时简直惊呆了。他精心制作藏獒骨架时，自始至终都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他要给儿子一个惊喜。

骨架最后完成时，正值放暑假。媳妇想给小于子一个惊喜，悄悄把儿子送回了姥姥家，要和小于子重温一下新婚时那段无忧无虑、心猿意马的甜蜜生活。

那天很热，小于子坐在外屋摇着一把蒲扇，品尝着一壶刚沏好的高级茉莉花茶。天已黄昏，屋里墨色渐浓。肉已炖好，蔬菜也已洗净切好，等待下锅，等待贪玩的儿子回来，等待上班迟归的媳妇。藏獒的骨架已支好放在里屋。渐浓的夜色弥漫在骨架四周。

媳妇下班兴冲冲地奔向里屋去换衣服。小于子的蒲扇躺在腿上，脑袋歪在肩膀上人已假寐。媳妇喘息着激动地拉开了灯，猛然看见一副骷髅立在面前当时就吓哭了。晚上，小于子长跪不起，有时媳妇醒来，感觉凉风习习，知道是小于子在给她扇扇子。有时媳妇醒来，听见均匀的呼噜声，悄悄睁开条眼缝，看见小于子跪在墙角，向后靠着，脸上还带着委屈的表情。清晨，媳妇轻轻摇醒丈夫，端着一碗荷包蛋，脸上还流着两行清泪，小于子顿时泪如雨下，越发惭愧得不行。

这天晚上，夫妻俩预备了好几盆水就在屋里沐浴。

小于子家的水泥地面擦得像玻璃一样明亮，纤尘不染。清水从他俩赤裸的身子上落下来，在水泥地面上激起闪光的水花。月光由窗子照进来，又清澈又凉爽。清水在水泥地面上流泻，时时漫过脚面，又让人感觉是在野外沐浴。胰子的香味带着荷

花的清香弥漫在这间古老的平房里，又给人一种在荷塘月色里沐浴的感觉。

这天晚上，俩人几乎同时进入高潮，自然，协调，既亢奋，又十分舒缓。当他们安静下来，像蛇似的缠在一起，夏风带着屋后那丛牵牛花淡淡的清香吹进窗子，在他们结满汗珠的身子上拂来拂去。他们雪白的身子就浸在如水的月光里。夜空是牵牛花那种幽蓝幽蓝的宝石色，还镶着一轮米黄色的月亮。

箱子里还放着一盏马灯，一盏锃光发亮的马灯，和他的床箱子桌子一样洁净。哪天想起来了，等众酒星散去之后，小于子就上了门窗板从屋后的榆树攀上屋顶。屋顶原来有个天窗，后来去了，虚铺了一层瓦，小于子把瓦移开，吊根绳子潜进屋里，然后关上里屋的门，用一块黑布垫遮严门上方的窗子，点亮马灯，独自欣赏他的宝贝。火苗像一朵花蕾，蓝晶晶的叶子托着黄灿灿的骨朵。灯光把藏獒映在粉壁上，放大了若干倍，几乎布满了一面墙。

假如傻李子偷偷看过王老爷子烤耗子的情景，又鬼使神差地潜进小酒馆，偷看了那幅映在墙壁上的骨架，不吓出点毛病才怪呢。

那些爱看热闹的人假如在那个漆黑的夜晚，看见傻李子那张鬼鬼祟祟的马脸，也得叫吓出点毛病。

傻李子的那张马脸的确长得出奇。那双又细又长的眼睛几乎连在一起长向脑后。因此傻李子去拈桌上的花生，就像一匹马吃着槽里的料。当他仰首饮酒时，就像一匹马在嘶鸣。傻李子并不傻，就因为这张马脸才给他带来这么一个不好听的外号。傻李子特别不喜欢外人盯着他的脸看，也特别不喜欢听王老爷

子夸他面目奇古有福气的話。每当这时候他就歪起脸来，做出愤恨的表情。但这种愤恨的表情又近似忧伤。而忧伤只能引起怜悯。

小酒馆是个卖白酒啤酒熟肉的小铺。屋里摆着两张桌子，一张在东南角，一张放屋当间。放在屋当间的那张桌子对着门，投进屋里的阳光就首先照在这张桌子上。大张总是脸冲着门坐着，阳光就总是照在大张的脸蛋上。这座位成了大张的专座。逢大张不在，小宋等也会坐过去，享受一下阳光照在脸蛋上的滋味。

古师傅也有专座，在东南角那张桌子旁。靠窗子坐着，可见骑车的、走路的来来往往，古师傅也感觉挺惬意。

屋里摆着两张方桌，随顾客随买随吃喝。这和小药王庙的情调挺协调，挺有股子古色古香的味道。小酒馆还沿袭着一个旧规矩，女人从不进门。有时，大张媳妇来喊大张回家，也只在门口站着喊。古师傅老伴来给古师傅送件衣服或送些吃食，也只扶着门框等着，等着古师傅来门口拿。

小酒馆西面不远处有个自由市场，买者、卖者都把小酒馆当个景，路过时都喜欢往里瞧瞧，感觉这些酒星活得挺自在。

小酒馆进行过一次秘密改革，小于子手下的两个同事都举手赞成这项改革方案。这是白天的事。改革方案是在小酒馆的里屋秘密通过的。甫通过，小于子手下的两个同事就朝小于子扑了过去，兴奋地要把小于子按在床上捶一顿，急得小于子也顾不得身份了，上脚就踢，使劲打眼色暗示他俩别闹腾，外面那么些喝酒的，走露了风声不是事。挨到天黑，只剩下酒星了，小于子被两个同事夹在中间立在柜台里，向众酒星宣布了

这项改革的具体内容。小于子宣布说，从明儿起，小酒馆的仨人轮流盯班。上午一人，下午一人，晚上一人。每星期有两天仨人都来上整班。这样做，一是为防万一上面来人看出破绽，二是这两天小于子要结账，小酒馆要进货，柜台没人盯着不行。小于子说，帮我们兜着些啊。别给我们散去啊。出了事不是闹着玩的。又放低了声音对众酒星说，万一上面来人，都放机灵些，外面打个电话把人招来。又提高声音道，那帮丫的且懒得动弹呢，咱这不是防着点嘛。都帮忙啊，别瞧着我们栽。众酒星果然鼎力相助。遇到上面来人了，小酒馆的人先垫上话，说联系进货去了。就有某个酒星悄悄溜出去拨个传呼电话，家歇着的就蹬上车，风风火火地赶来。这项改革措施一直安稳地实施着，没出过半点差错。小酒馆的经理小于子和众酒星这么铁，就是因为众酒星仗义。

每天都有车来送散啤。拉出一根黑色胶皮管子，伸到小酒馆里面，注满盛散啤的容器，于是，附近的居民便提着塑料桶、暖瓶一类器皿，来小酒馆打散啤。

小酒馆逢周一休息，其余每日上午十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

到晚上八点四十的时候，酒星们就陆续散尽了。

黑子一出门便戴上手套，降身伏在地上，用手和脚爬行，四个膝盖并不着地。爬起来一扭一扭的，像个大癞蛤蟆。爬行回家要经过一个野湖。野湖不大，湖边也有垂柳，也有土堆的小山，山上也有亭子。夏天野湖也开荷花，荷叶铺开了，大人就领着孩子，提一个旧纱窗做的网去野湖捞小鱼逗孩子玩。夏天的夜晚，纳凉的人们常常看见黑子爬行而过，也都见怪不怪。

有时黑子会在一棵大树下升起身子，跟着就像狸猫似的蹿上树去，看着的人就情不自禁地嚯一声。

小酒馆每天上午十点准时卸门板。一开门，小郑便迫不及待地走进屋去。进屋先奔柜台。他的白瓷酒杯就放在柜台里。到了柜台后面，小郑便全身止不住地颤抖起来。每天第一次看见酒他都这么颤动。一仰脖灌下半杯酒，一两，身子才不抖了。这时才付酒钱。提着那瓶酒，端着杯子，去方桌坐下，由兜里掏出下酒的东西慢慢喝，一直喝到晚上。每天一瓶二锅头。有人请，就再多喝些。他不跟人要酒。人给多少也从不拦着。一屋子人就小郑酒瘾大，用古师傅的话说，这个，见天拿酒当媳妇，这辈子算泡酒里了。

古师傅酒瘾也大，见天也泡到关门才走，但古师傅没让酒拿住。古师傅人利落，老一身灰布中山装。旧，却总是那么的干净。古师傅已谢顶，一年四季从不戴帽子。下雪时肩头落白了一层，秃顶还跟个壶似的直冒热气。小郑说，您下雪天也戴顶帽子。这顶一脑袋雪花，回头感冒了不是事。古师傅用棉手套拍着身上的雪花说，不碍的。咱这身子骨，一年到头不感冒。小宋就接过话头说，老爷子身板硬朗，见天晚上砸两炮。黑子、傻李子就乐。小吴也跟着乐。古师傅就指着小宋骂道，你小王八蛋就不学好吧。你们家老爷子见面也得管我叫声哥。你跟你们家老爷子也这样说话？

古师傅在家有权威，往往说话极自豪。说，跟家，笤帚把全没摸过。见天晚上坐电视前，老伴拿一碗荷包蛋，回回俩，回回搁白糖。再来一小碗红豆粥，滋润。宋，你有这戏吗？

王老爷子还滋润。王老爷子天天推着小竹车，在小酒馆门

口靠墙坐小凳子上晒太阳。竹车上落着一只黄雀，常有小孩围着竹车，拿钢镚儿逗黄雀。黄雀飞过去衔了钢镚儿飞回来，王老爷子收了，喂黄雀几粒苏子，黄雀又在竹车上跳着，瞪着俩眼看谁还拿钢镚儿晃。等酒钱够了，王老爷子就推着竹车进屋喝酒。

王老爷子的黄雀吸引了很多人。那天一个老外看着新鲜，也来凑热闹，找零钱时拿出几张美元，黄雀过去就衔了一张来，竟是张一百美元的大票。老外直愣神。王老爷子取下美元，喂黄雀几粒苏子，扶着墙慢腾腾地站起来，过去把美元还给了老外，说，我就收镚儿。就酒钱。

这件事令众酒星颇自豪。古师傅说，王师傅，您这是给咱们酒星挣脸呢。说大了，您这是给咱中国人挣脸呢。宋，学着点，这叫露脸。

那天，众酒星面前摆的无非是山里红、瓜子、带壳花生等。大张是在古师傅夸王老爷子的时候进的门。大张先把黑色人造革皮包放在桌子上，然后坐下，立时，宽大的身子就占了桌子一面。大张生得高大魁伟，用小宋的话说，咱这凳子，也只够张哥放蛋的。

大张拉开拉锁，取出一个长方形铝饭盒，吱啦打开，里面装着满满一下子肉皮冻，已浇了酱油醋、撒好了蒜末。再拿出不锈钢勺，当，放在饭盒盖上。再拿出一瓶二锅头，一个白瓷酒杯，都在面前摆开了。又站起来，端着饭盒拿着勺，去到王老爷子面前，抻几勺肉皮冻在王老爷子面前的碟子里，说声您觉着味儿薄，您再加点儿酱油醋。又给古师傅抻几勺，说，尝尝，自个儿弄的，比外面买的地道，也干净。又回到座位上坐

好，叉开五指朝后拢拢乌黑油亮的头发，吃块肉皮冻，呷口酒，放了勺，两手搓着，鼻子吱吱响了一会儿，回味一番，才招呼已在身边立着等了半天的小吴。小吴就双手捧在一起等着给。大张望着小吴黑黢黢的手说，拿碟子去。小吴赶紧去柜台拿了碟子，又端了只酒杯，笑嘻嘻地恭立在大张面前。大张就笑道，咱还得全活儿呀。小吴得了肉皮冻和酒，就端着到墙根蹲下，把酒杯放地上，捏一块肉皮冻，就一口酒。古师傅微笑着说，甬瞧小吴，一天下来比咱还得。

小酒馆的经理小于子平时顶佩服的就是大张的为人处世。既听了古师傅对王老爷子的赞扬，又见了大张对王老爷子的敬佩之情，思前想后，就再也忍不住了，赶紧跑到里屋，捂着嘴和鼻子，把那股子特别激动的情绪别过去之后，就扯下毛巾，背冲着大家伙出来，在水池子冲湿了毛巾，拧干，边擦着脸边说道，燥得慌。我怎么觉得这么燥呢。古师傅说，于子，听你古叔的，多吃心里美，放俩屁，什么病全没了。

老外在外面听了关于酒星和老鼠的故事，更禁不住好奇心，笑咪咪地踱进门来，见果然有许多肥大的老鼠并不避人，便拍了一张人与老鼠和睦相处的照片。仍不肯离去，就把相机挎在肩上，又两手交叉着放在腹前，用生硬的汉语和酒星们攀谈起来。黑子说，咱甬让人老外站着跟咱聊天呀。一句话提醒了众酒星，就都起身给老外让座。老外踌躇着不知去哪张桌子坐才好，黑子先看出来了，说，咱把两张桌子并一起不结了。就和小宋搬了古师傅那边的桌子，竖着并在了一起。黑子又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老外，和小宋挤着坐了一张方凳。

那天所有的酒星都醉了，而且醉得十分厉害。第二天头疼，

一口饭都不想吃。第三天虽然有了点胃口，但仍有些恶心。第四天众酒星才又聚在一起开始喝酒。聊天的题目就是那天应不应当让那个老外进来。每当他们争得互不相让时，小于子才会又想起些什么，告诉大家，众酒星便开始争论下一个问题。

关于那天的事，所有的酒星一点也记不起来了。酒后第二天，他们看见所有的邻居都在议论他们酒醉的情景。说他们跟一个老外钻进了一个大铁笼子。说铁笼子放在一个高台子上。说他们在铁笼子里向所有围观的人欢呼，还学着那个老外的样子向所有的女人抛吻。有的说是黑子领着他们进的铁笼子。他们像似在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黑夜里走着，张着两只手摸来摸去。有的说，他们的左手都抓在一根竹竿上，像串起来的鱼，由黑子拖着钻进了铁笼子。也有人说，根本就不是竹竿，是一条绳子。还有人说，也不是竹竿，也不是绳子，是他们把自个儿的裤腰带解下来连在了一起，一手抓着裤腰带，一手提着裤子，是这么着钻进的铁笼子。

这不由得他们不信。

2

过后，他们都去找那个铁笼子了。令他们大为惊讶的是，高台子上果然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笼子。就不知是谁平白无故搬来这么一个铁笼子，像似知道他们那天必醉，故意给他们预备好了的。有人说了，就这个铁笼子，是关死罪犯的。先放小药王庙前，供两天，让药王爷瞧瞧，这人还有救没救。没救，立马拉菜市口，一刀砍了。也有人说，根本就不是关死囚的，人文物局的人说了，是放三牲的。就是猪、牛、羊。是咱老百姓供药王爷的。侍候好了药王爷，您家里谁有个病有个灾的，不全没事了？众酒星闻此都出了一身冷汗，更羞得无地自容了。

小于子对他们说的都不敢肯定，瘪着嘴摇了半天头。他说，你们那会儿忒现，咱能出去跟着现吗？但有一点他说得十分肯定，大家猜拳来着，只有黑子一人没输。又讲了另外一个细节，老外还教黑子使唤照相机来着。黑子噼啪噼啪真没少照。至于他们被关在笼子里黑子照没照相，小于子说，咱又没看见，咱不敢说。

众酒星都相信小于子说的一切全是真的。这些日子，他们确实听到了各种传说，有说黑子在铁笼子跟前照相的，也有否

认这一说法的。那些人说，黑子哪儿就有工夫照相了，尽跟那儿指挥你们唱歌了。对唱的什么歌也说法不一。有说是京剧，有说是“文革”时期的革命歌曲，也有说是流行歌曲的。还有人说他们在铁笼子里又甩水袖又扭秧歌又跳迪斯科连裤子都扭掉了。至于他们穿的是什么颜色的秋裤谁也说不上来，只说那个老外穿的是条白颜色的秋裤。说他们一手抓着裤腰带，一手提着裤子，简直让人笑掉大牙。傻李子叹道，得，人老外散完德行撒鸭子颠了，咱也不知人到底穿什么颜色的秋裤不是？小宋叫道，回呆儿我抽丫的黑子去，满处给咱散。

抽黑子的事已经商量好了。小宋才不管古师傅王老爷子说什么呢，叫道，出什么事我顶着，都甭管。这话也是说给大张听的，意思是让大张喝自个儿的酒，装看不见。关门的事交给了小吴。小宋说，窗子下面蹲着去。我这么一摆手，你就拿门关上。听着，别让黑子跑了。小宋又这么摆了一下手，示意小吴看准了。小吴牢牢记住了这个暗号，赶紧跑窗子下面蹲着去了。

小郑和傻李子的差事是，一边一个扭住黑子的胳膊，也看他的手势。等把黑子引到他面前了再动手，要不价，黑子那儿刚露头，咱这儿先动弹了，黑子不跑了？傻李子扬着马脸十分痛快地答应了。小郑却一点表示都没有。到底应当不应当听小宋使唤，这事他还没有最后想定呢。

小于子问，小宋，你干吗？这个那个你全派上活儿了，你踏实坐着瞧戏呀。小宋让弄得挺烦，摆摆手，意思是让小于子别穷逗了。大张幸灾乐祸地笑道，小宋，你还别老这么摆手，回呆儿小吴记乱了，再给帮点倒忙，你可别跟人家急。小于子又提醒道，逮住了立马出去，远远的，谁赔上命跟小酒馆没关